

比你想象的更恐怖 比我想说的更无情

陈多
(纳蓝天青)

作品

陌
生
人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陌
生
人

strang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人 / 陈一多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0. 5
(夜读纪)
ISBN 978 -7 -5458 -0224 -5

I. ①陌... II. ①陈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2460 号

陌生人

著 者 陈一多
责任编辑 方蔚楠 张玉贞
封面设计 郗书径
技术编辑 丁 多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网 址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mm 1/32
印 张 11.5
印 数 10000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7 -5458 -0224 -5/I · 88
定 价 22.00 元

出镜:今天早晨5点45分,解放南路中段,从下街村往新街口方向,一辆黑色桑塔纳在撞倒三人后,肇事逃逸,其后肇事车匆忙中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,司机当场死亡。被撞伤者在送往医院后,不幸逝世……

隔壁邻居介绍:死者是6楼住户,大火烧起来时,他正在家中睡觉,估计是窒息致死。目前死者家人都在外地上班,还不知道他的死讯……

……

知情者介绍:死者和凶手都是研究生,并是同一个系的同学,今年二月份,两人同时喜欢上同系的一名女生……今天晚上两人原本是准备谈判的,可是没想到发生了争执,凶手突然情绪失控……

特大交通事故:据目击者介绍,司机是为了避让突然拐弯的自行车,车子失控后,翻入桥下……据悉,这辆旅游大巴,满载

的是东阳中学外出春游的学生……现场一片狼藉，桥栏杆被撞断……哭声一片……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很多家长在事故现场，对着桥下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……失事车辆尚没有吊离水面，目前还不知道具体伤亡数字……这里是东江市电视台《生活在线》栏目，随时给你发回最新报道……

死者：外来务工人员……建筑工地……由于一年没有拿到工资才劫持工厂老板……被当场击毙……

东江市 2004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：

交通事故：561 人

自杀：143 人

疾病：356 人

生产事故：32 人

其他(包括斗殴致死等)：47 人

失踪：1266 人(其中 18 起已定性为凶杀案)

序

别样的感觉 吴晓平

曾经读过一本《大气功师》，内容并不吓人，思想也未见深刻，但它那奇特的叙述方式和神神叨叨的语句，的确强烈震撼了我——《陌生人》开篇就给我这样的感觉，故事的扑朔迷离，情节的亦真亦幻，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。

说其幻，既为小说，作者将生活中所有的离奇故事、复杂情节，勾串一气，像没烤透的麻辣羊肉串塞进你嘴里，五味杂陈，难以咀嚼；说其真，恰恰这些“无巧不成书”的每一个细节，都是真实的。甚至主人公的生活空间、对话语言以及打工者的心态，都是当下新闻生活的真实写照——唯其这份逼真，才使我阅读时情不自禁地对应身边刚刚发生的每个新闻事件，对应身边每个熟悉的同事，甚至逼真的想象他们阴暗的心理状态，蓦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恐惧中隐隐感到一丝切肤之痛！

我是一个老记，一个在新闻战线上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的老记，遍体鳞伤，痂叠茧厚！刚踏进这个世人羡慕的门槛时，我也和书中的主人公花伟博一样，对新闻事业充满了热情，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无冕之王了，可以将理想和抱负实现在喜爱的工作中。但现实的残酷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加上现有新闻管理的限制，很

快就会熄灭你的热情，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唐·吉珂德打回原形。记者其实就是一个新闻民工，和小说中逼真的描述一样，每天一起床，就像个疯子，满世界寻找哪里有杀人放火，哪里出了车祸。假如天下太平，就会急得头皮发麻，不知道哪里去寻今天的工资和奖金。每天出门要领摄像机（同事们习惯称机器），领导会说，这些机器使用都是按小时计费的，就像扛了杆猎枪出去，打不着老虎也要打条狼回来，不能糟蹋材料。其实不用领导叮嘱，现行的考核制度也快把记者逼疯了，这世界就是无狼无虎，记者也会从草窝里打只兔子回来，总不能白跑一天，连伙食钱都捞不着吧。每回看到电影电视上描写记者，或一大群人傻呵呵地围着一个过气明星，或一个记者深度调查一个案子用上好几个月，我就会哑然失笑。因为这些描写都是不真实的，就像一根没肉的骨头引不来一群狗，一块再肥的肉也不会让一只狗耐心地耗上几个月一样，记者是真实生活里的一群，他们也要谋生，没闲情追星，更没工夫扮演戏台上的包青天！

陈一多是我同事，一个刚进新闻单位不久的“新人”。和电影电视上塑造的那些骚首弄姿的记者形象不一样，他胖呼呼的身材和憨厚的脸，一笑起来，眼镜几乎就从鼻梁上掉下来。他为人憨厚老实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天使般的女儿，每天在电脑上欣赏女儿的照片是他乐此不疲的享受。同事们拍着他宽厚的肩膀，大惊小怪地说，哟，你这粗坯也能烧出这么精美的作品来，别是搞错了吧？戏谑的质疑实际是变相的拍马，一多听得出来，呵呵笑着，不予回应。他和同事关系极好，很难想象，在他的小说里，一再写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，竟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读来侵人肌骨，和他现实生活中的外表反差如此之大。

文学是真实生活的反映，却又不是一般生活的图解，它是作

者对生活本质的主观提炼。可以看出来，刚刚走上新闻单位的作者，对光怪陆离的接触有太深的感受，太强的刺激，所以才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。和传统的文学创作不同的是，他借用了当今先进的宣泄平台，将他的创作直接上网，没想到一下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。于是，一个自称“没有文学经验”的写手，用纯熟的文字和真实的生活经验，演绎出这么一本近20万字的大书！

我很钦佩作者，不仅是因为他在如今文学退潮时，还坚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这许多文字，更因为他用文字针砭时弊的同时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用自己的实践，演绎自己的理想。他在电视上开了一个《小陈验房》的栏目，帮助弱势群体向开发商维权。

读他书，如看他人；观其人，正如读其书——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他谦虚地请我作序时，我明知自己不够资格，甚至我的文字都不如他，但我仍然怀着对年轻人的一腔钦佩，不揣鄙陋，厚着脸皮给他写下这么一段不疼不痒的文字，权作抛砖引玉吧。

如是序。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/吴晓平 | 1 |
| 一 | 1 |
| 二 | 7 |
| 三 | 11 |
| 四 | 23 |
| 五 | 31 |
| 六 | 35 |
| 七 | 42 |
| 八 | 50 |
| 九 | 59 |
| 十 | 66 |
| 十一 | 70 |
| 十二 | 81 |
| 十三 | 87 |
| 十四 | 92 |
| 十五 | 9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六 | 105 |
| 十七 | 110 |
| 十八 | 127 |
| 十九 | 138 |
| 二十 | 149 |
| 二十一 | 169 |
| 二十二 | 178 |
| 二十三 | 190 |
| 二十四 | 193 |
| 二十五 | 207 |
| 二十六 | 216 |
| 二十七 | 238 |
| 二十八 | 250 |
| 二十九 | 260 |
| 三十 | 275 |
| 三十一 | 297 |
| 三十二 | 312 |
| 三十三 | 326 |
| 三十四 | 329 |
| 三十五 | 335 |
| 写在篇外的话/太想帮助别人,是一种病 | 353 |
| 附录/是的,这些都是真的! | 356 |

—

2001年7月12日,夜,9点35分

“叫我值班,是不是表示我已是单位的一员了呢?”

薛萍萍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,玩着自己的手机,百无聊赖地想。

还有几个月才能从学校毕业的薛萍萍和所有同学一样,用实习的借口,把自己空投到了理想中的单位,指望着毕业后能自然而然地留下。

“应该只是纯粹地帮个忙吧。”

薛萍萍趴着,翻来覆去地琢磨着那点心事,连热线手机响了也没有在意。

八和弦的民谣铃声《好一朵茉莉花》,来来回回响个不停。

“值班的人呢?”记者朱训坐电梯上来,听见热线响个不停没人接,问薛萍萍。

“啊,是我,是我,是我值班。”

薛萍萍如梦方醒,从转椅上跳起来,一把拿起热线手机。

“喂?喂!这里是东江市电视台,《生活在线》栏目编辑部,

请问您有什么事么？……噢，是车祸？在什么地方啊？……”薛萍萍一边迅速在大脑里搜索报料人报出来的地点，一边略有点迟疑地问：“请问现场严重不严重？有人死亡么？”

朱训在一边也把耳朵支了起来。

“有……有好几个人啊？很多？”薛萍萍兴奋地看了一眼朱训。

“地点您能再报一遍给我么？能留下您的电话么？我们可能有线索费给您的。好的，好的。”薛萍萍挂了电话，兴高采烈地对朱训说：“特大车祸！”

朱训说：“特大车祸？哼，太大了也不好，小心宣传部不许发。”

薛萍萍做了个鬼脸：“去了再说。”

“你有领机器的单子？”朱训问。

薛萍萍一下僵在那里，苦着脸说：“没有，而且，我的出入证还没开通，有单子也不能领。”

朱训笑了，说：“请我吃饭啊？”

一边从自己的抽屉里抽出来一张领摄像机的单子递给薛萍萍，然后把自己的出入证掏出来。

“走，一起下楼，我带你刷卡。”

“朱训大哥最好了！”薛萍萍拿过单子，眉开眼笑。

“谁叫你代班的，单子也不给你，也不问你卡开通了没，要不是我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朱训一边奚落着，一边和薛萍萍下了楼。

在机房领了台 SONY, PD - 150, 薛萍萍提着就准备出门打车了。

“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“热线手机我带着吧，万一还有热线进来，我记录一下。”朱

训想,好人做到底。

“太谢谢朱大哥了。”薛萍萍笑嘻嘻地把热线手机递给朱训,然后蹦蹦跳跳地出台打车。

朱训带着手机到负一楼的车库,坐到自己的富康车里,把热线手机拿出来,准备调成震动,防止路上噪音大,漏接。

朱训突然发现,热线电话的最后一个已接来电号码是:44444444。

“还有这样的号码?”朱训心想,犹豫了一下,就拨了回去。结果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当然是:“您拨的号码是空号,请核实后再拨。”

朱训耸了耸肩,没多想,就把手机揣到口袋里去了。

“真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。”

一直到第二天,朱训回想起这件事,才开始觉得后怕。但朱训谁也没说。他觉得,还是不要深究得好。

第二天,一直到黄昏的时候,机房的人才找到15楼《生活在线》栏目组。

“19号机你们昨天晚上就借出去了,怎么现在都不还。”管机器的老王,挺着肚子,气呼呼地对栏目组的制片人——三十多岁的职业女性——张玲喊。

“机器不准在外过夜,你们难道不知道么?”

张玲疑惑地问:“谁借的?19号机?就是那台PD-150?”

老王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机器借出条,说:“朱训。”

“朱训!”张玲对着自己办公室外面的员工办公室喊。

“主任,什么事啊?”

朱训刚从外面进来。

“你昨天晚上借的机器呢？”

“19号机？不是我用的，薛萍萍拿去用了，昨天不知道谁值班，叫薛萍萍代班，正好有一起特大车祸。”

“特大车祸？”张玲疑惑地说，然后翻开手边当天节目的串联单看了看，“没什么车祸啊？”

“不会吧，说是死了不少人呢？难道是假消息？”

张玲说：“王师傅，你等一下。”

然后拿起电话给几个报社的朋友打。

“哎，我是张玲……对，对，昨天晚上……”

电话挂了后，张玲对朱训说：“昨晚没什么大的车祸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？”

“会不会这孩子看是假消息，就带着机器直接回家了，早上看到她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王师傅，你看等拿机子的人来了，我叫她送下去。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”

王师傅说：“这次就算了，不过下班前一定要送过来，否则要扣你们部门钱了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张玲暗示朱训把老王送出去。

张玲紧接着就从通讯录里查到薛萍萍的电话，开始拨。

一直都是忙音。

实际上，从这以后，再没有谁在这世界上看到过薛萍萍。

电视台找到薛萍萍的学校，发现那天晚上，薛萍萍就没有回去。

“我们以为她回家了呢。”薛萍萍的舍友说。

薛萍萍的暖壶里还闷着两个鸡蛋——女生都喜欢这样给自己补充营养——衣服挂在床头，床下还堆着小半箱快餐面，但薛萍萍这个人却不见了。

学校和电视台都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，薛萍萍的家人也从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赶来。

“最近……她有什么思想负担么？”负责接待的小警察用记录笔的笔杆挠了挠脸颊。

薛萍萍的舍友相互看了看。

“思想负担？”那个看起来机灵点的说：“没有吧，除了担心能不能留在电视台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烦心的事。”

小警察问薛萍萍的家人：“最近你们有没有给她什么压力呀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会呢，我们都跟她说了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，市里找不到工作，就回老家，我给她联系好的好工作成把抓，应该没压力啊。”薛萍萍的父亲在当地也是个小官。

小警察又用笔杆挠了挠脸。

失踪这样的事太多，以至于才工作了一年半的小警察都见怪不怪。有的有原因，家里吵架啦，拉不下面子啦，玩失踪了；有的表面上看不出原因，但其实也有原因，工作压力啦，学习压力啦，曾经有个被找到的失踪者，离开家买烟的时候突然消失，被找到后说起消失的原因，是——“想换一种生活方式”，说到底，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了解多少？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出了事，才会去思索，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他（她），平时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“我女儿绝不会出走。”薛萍萍的父亲又说。

“她从小学习就好，听话得不得了。”

制片人和过来报案的台领导不知道在这个场合说些什么

好,就没吱声。难道说,报案,有人偷走了我们的摄像机?现在人都找不到了,这样讲不是招人父母父母的恨么。

张玲在心里暗暗担心的是——“这孩子不会上了黑车,被人杀了吧? PD - 150 尽管不是专业摄像机,但也值两三万,而且 19 号是新机器。”她没敢说出来,怕薛萍萍的父母更担心。

“把摄像机的型号和编号都登记下来,还有你们的手机号码,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们的。”小警察说。看来,他和张玲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
张玲回去后,再例行会上重申一遍,夜间值班,出门拍片子时,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去。

朱训在下面听得两手直出汗。出于老记者的直觉,他对昨天晚上那个奇怪的热线的事一声未吭,朱训觉得,这事,千万不能卷入太深,他几乎闻到了一股不好的味道。

薛萍萍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痕迹,是以两块钱一个字的代价,刊登在了当地四家主流报纸的寻人启事栏里,在配发一张照片的情况下,也不过四分之一名片大小的版面。而且很快淹没在这个城市浩如烟海的寻人启事中了。

寻人启事

薛萍萍,女,20岁,身高167厘米,中等身材,黑卷发,说普通话。2001年7月12日夜,从电视台出发采访后失去联系。

望知情者提供线索,查实有效,必有重谢

联系电话:××××××××

但,再也没有薛萍萍的消息出现过。

二

2004年3月

三月份，风拍打在脸上感不到一点凉意。

肖丽骑着摩托，在夜色中风驰电掣般往电视台赶。

这已是本月的第三次，接着热线，说铜管路有特大交通事故，赶过去后却什么都没有。该找跑公安口子的记者给热线做个监听，肖丽想。

在一楼还了PD-150，坐电梯上15楼办公室，电梯门关了一半，突然又打开，来来回回好几次，像有个看不见的人站在电梯口。肖丽骂了一声，用力摁住关门键，电梯门终于关上了，缓缓上升。肖丽觉得电梯好像抖了一下。

时间已是晚上11点半，肖丽回到办公室，值班的人居然提前走了。

打开文稿系统，调出通讯员傍晚送来的一条稿子，想把素材先看一遍，回家就可以先想好怎么写。

画面非常血腥，一老太，晒衣服时从21楼掉下来，整个人都摔散了，姿势扭曲着，仰面朝天。通讯员及时赶到，所有画面都